

新闻记者笔下的开国大典

■郑学富

都会永远记住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立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确信:我们已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了。”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是“开国大典报道专版”,图文并茂。记者林韦采写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中说:“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死亡,宣布了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屈辱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奴隶的代名词,而要永远地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尊敬了。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屹立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祖国,有了真能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

10月1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是醒目的大黑体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发表了社论《伟大的光荣的日子》。10月2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继续用大黑体标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第四版用了几乎一个整版报道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振奋人心的阅兵式

10月1日,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新华社报道:“阅兵式由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任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受阅部队随即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前后历时三小时。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十

四架在广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在阅兵式中,全场掌声像波浪一样,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人民日报》记者林韦在报道中描绘道:“我国年青(轻)的海军部队与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的(地)队列出现在人民领袖和广大人民的面前了。海军陆战队整齐的步伐,焕发的精神,使人坚信它们既从无变成有,必将从小变成大。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鼎盛,我们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成列成队地飞过会场的上空,人丛中帽子飞舞起来,手巾挥舞起来,手里拿着的报纸和其他物件都飞舞起来。人们随着军乐队奏出的解放军进行曲的响亮节奏拍着手,合着拍子,发出那样那样的声音,几十万的脉搏同速地跳动。”

《人民日报》记者而东、江夏在《祖国的坚强守护者》中,详细介绍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两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支是华北某部炮兵团,另一支是华北炮兵第2旅第1团第2营5连。

《人民日报》记者柏生、家炽采写的《我们飞行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详细报道了参加检阅的空军战斗机群。“在辽阔的机场上,一排排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两旁。所有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翅膀一律饰以金黄色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这些飞机都是美国货,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有的被空军健儿驾驶起义,有的经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所俘虏,现在已全部变为人民自己的武器。当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人民空军的飞行员正精神奕奕,整装待发,准备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隆重阅兵典礼。”版面上还刊登了编辑马凡陀写的一首诗《红色的战斗机群》:“在共和国的元旦,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文化博览

73年前的10月,中外记者汇聚北京,采访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国内主要新闻媒体均派出精兵强将,以多种形式报道这一世纪盛典。

媒体开设专版报道大典盛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准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实况广播,通过无线电波将大典盛况传播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千千万万的听众聚集在收音机前或是高音喇叭周围,聆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热切期盼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说:“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线电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时,在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

《人民日报》在10月1日刊发消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为主标题,报道了首都30万军民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头版右侧上方照片是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左侧上方照片是朱德总司令阅兵。左侧下方是社论《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其中说:“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



观影有得

我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是在新兵连看的。

那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参军入伍,从豫东平原的小村庄来到祖国最北端的某炮兵团。12月份正是东北最冷的时节,我们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我们开始了忙碌的新兵训练。

入伍半个多月后,一天下午,班长告诉大家晚上要组织看电影,战友们立刻围拢过来。我兴奋地问:“班长,啥电影?”班长神秘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由于心里充满了期待,那天的晚饭我吃得都少了些滋味。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早。晚饭后,新兵们喊着响亮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大礼堂。看电影前,值班干部向我们提了要求,特别强调看电影时必须端坐静看,看电影也是在练作风。坐下后,我偷偷观察左右,礼堂大而空旷,每个战士腰杆都挺得笔直,全场鸦雀无声。

灯熄灭了,一束光投射到舞台,绝美的画面在银幕上铺开,让我终生难忘。一轮巨大的红日下,映射出一对父子打铁的剪影。在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画外音传来父亲对儿子的嘱托:“孝敬我,不如孝敬国家,既然当了兵,就好报国。”伴随着强劲有力的打铁声,银幕上出现了片名《弹道无痕》。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部电影的故

难以忘怀的《弹道无痕》

■张铁梁

事并不复杂。铁匠的儿子石平阳带着父亲的嘱托参军来到炮兵某部。在部队大熔炉里,经过组织的培养和班长李四虎的“锻打”,他很快成长为训练尖子和连队的骨干。虽然表现优异,但是现实中的阴差阳错让他一再错失成为一名军官的机会。面对梦想的一再破灭,他没有抱怨,也没有像班长李四虎那样选择退伍,而是坚持心中理想,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了8年。在一场演习中,他凭借过硬的射击技能赢得了首长和指挥员的敬意与肯定,最终被破格提拔为炮兵连长。

当时,刚刚穿上军装,同样怀揣梦想的我,被影片中传递出的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深深震撼了。电影以写实的风格展现了基层部队的训练和生活。电影中的战士操的炮跟我们操场上的大炮一样,甚至连班长李四虎的严格要求也跟我的班长一样。看完电影,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感觉热血沸腾,浑身充满力量,恨不得像石平阳那样一头扎进训练场开始加练。

晚点名时,班长让大家谈谈观影体

会。我说:“我要像石平阳那样当个好兵。”战友们听后都笑了,我感觉脸刷地一下红了。班长没有笑,他郑重地对我说:“有目标很好,但更要有行动。希望你能在下次体能考核中突破自己,做个好兵。”那晚,我在日记本上认真地写下了“我要当个好兵”。

当时,虽然入伍不久,但体能训练强度已经让体能偏弱我感觉有点吃不消,有时腿疼得连蹲都吃力,甚至一度得了“体能训练恐惧症”。每次体能训练前,我感觉心里发慌,嗓子发紧,双手发凉,加上室外打着呼哨般呼啸的北风与班长们严格的要求,总让我胆战心惊。特别是3公里训练,对当时的我来说,每一次都如同长征般漫长。

还记得看完电影的第二天,连里组织3公里考核,借着电影传递的精神力量,我似乎多了些信心。然而,理想美好,现实“残酷”。当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腿像灌了铅一样迈步困难时,脑子里总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说“放弃吧”,另一个说“坚持啊”。为了鼓励自己,我边跑边在脑海里回想电影中石平

迎来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阅兵结束后,长安街华灯璀璨,群众游行开始。新华社记者李普在《开国大典》中写道:“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一万支礼花陆续射入天空。天上五颜六色的火花结成彩,地上千千万万的灯火一片红。”

《人民日报》记者寒青在《首都十月一日之夜》中描述了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的情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起立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蓦然间,万朵彩色礼花照亮天安门广场的夜空。

群众游行结束后,人们仍然不愿离开天安门广场。无数彩色的礼花在广场四周绽放,军民载歌载舞,在彻夜未眠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缕曙光。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 资料图片

兵林刀影

■摄影 朱金平

如同一篇文章必须反映一个思想主题一样,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也应当聚焦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越鲜明、越深刻、越耐人寻味,越有价值。

《兵林刀影》这幅作品,拍摄于2015年胜利日大阅兵的训练场。它巧妙利用了光与影的角度,使一列正在持枪训练的军人投在训练场上的影子,仿佛变成了一把把锋利的尖刀,生动彰显着军人的精神本色,令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摄影图片不会开口说话,它只能通过光与影来赋予其灵魂。因此,要表达和凸显摄影作品的思想内涵,就要巧妙布局构图,用摄影者的慧眼赋予作品独特的魅力。(点评:奔牛)

我的周末时光

2019年7月,从军校毕业的我带着一纸派遣单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临行前,讲授《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周伟业教授曾叮嘱我,延安是红色资源的富矿,去了延安一定要到清凉山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参观,那是“新闻人的根”。

于是,我到单位报到后的第一次周末外出,便来到这座独具延安特色的窑洞式纪念馆。

当尘封的历史照进现实,我在移步换景的参观中,触摸到锈迹斑斑的油印机,聆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这些历史记忆汇成一段难忘的红色新闻史,让人近距离感受到延安时期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力量。我被革命前辈们的精神感动着,也为自己是一名党员、一名军人和一名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感到自豪。

走出纪念馆,望着屹立的宝塔山,我的耳畔仿佛响起那首信天游:“宝塔山高高,延河水水清清,信天游唱了一年又一年,咱百姓年年都唱咱格格的东方红……”宝塔山,在中国的西北角,见证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点亮了祖国的万里山河。

漫步在延安的大街小巷,不禁让人思索,在这片热土之下,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扎下了怎样的根?发生了哪些精彩动人的故事?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描绘出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来的日子里,带着这些疑问,我在革命圣地延安的寻根版图逐渐扩大。

作家何其芳给了我启发。他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脑海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循着这“洪亮的动人的音调”,我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去延河两岸的红色革命旧址寻根拜访,倾听那些铿锵的历史足音。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个晴朗的周末午后,阳光穿过树叶落在“为人民服务”讲话台上,留下一片闪亮的光斑。置身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我在那里重温了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追悼张思德同志的会上发表的经典讲话。

我抬头仰望高大的张思德雕像,仿佛能感受到一股冲破时空的力量。我想,这大概就是寻访红色革命旧址带来的收获。

走进延河河畔的杨家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前种过的菜地没有荒芜,田埂依旧清晰可见,茂盛的农作物茁壮生长,使人联想到当年的大生产运动中,人们辛勤劳作的火热场景。继续探寻,在中共七大会议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我仔细观看那些老照片和实物展陈,仿佛置身于热烈讨论的现场,历史的回响在山风中久久回荡。

走出杨家岭,延河再次映入眼帘。那晚,我无比自信地看着班长在节目单上写下我的名字。“听说还有人会跳舞。”节目报上去后,新兵们私下里都在谈论。

其实,班长和战友们不知道,我在入伍前就在学校里参加过一次校园集体舞比赛,虽说动作简单,但我坚信绝对够用。

接下来的日子,班长彻底把我当成了“宝贝”。他不仅每到空闲时就在俱乐部陪我排练,而且还给我买了一大堆饮料、零食。我在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同时,在课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节目排练中,日常训练也比从前更加积极主动。

国庆节篝火晚会如期而至。还没等吃晚饭,新兵们就在班长的带领下开始张罗起来。牛腿粗的木柴被一根根立在营区的院子里,所有人都表现得异常兴奋。尤其是即将登台献艺的新兵营的“大舞台”。

记得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班长召开了班务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篝火晚会的节目,可快到熄灯时也没商量出个所以来。无奈之下,班长放出“狠招”,对我们说:“谁要是给咱们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允许他连着一周点名后给家里打电话。”

那时,连里规定新兵只有在休息时间或是有特殊情况时,才能用班里的座机给家里打电话。班长的承诺让当时思家心切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我来!不就是一个节目嘛。”就在大伙还费尽心思想节目的时候,我站了起来。

“你会啥才艺?”班长和大伙儿都诧异地看着我。“跳舞!”

“打,咱班战友一人打一次,正好七次,我不天天打。”我想都没想回答道。

圣地寻根

■李超

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它吸引着我的目光投向远方。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又一个周末,站在黄河壶口瀑布的岸边,我被河水汹涌奔腾的气势震撼,不由自主地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中《保卫黄河》篇章。

那一次,黄河水撞击岩石溅起的水滴扑面而来,用巨大的声响冲击着人们的耳膜和心房。

我知道,流经红色革命旧址的延河水也包含其中,它在用自己的方式传唱着历史的辉煌篇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岁月里,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使得延安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

让我在寻根之旅中印象深刻的是,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一万多里,到达延安。当他们到达延安时已是衣衫褴褛,但每个人依然斗志昂扬,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如今,当我深入学习延安精神,重温那些令人动容的红色故事,我终于明白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条件艰苦的延安,为何会成为千千万万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心中崇高的革命圣地。

因为延安有我们共同的根,因为延安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因为延安精神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篝火晚会

■李江

迷彩芳华

今年老兵退伍,单位按照惯例又一次组织篝火晚会。看着即将退伍的老班长穿着大衣坐在篝火旁,眼里噙满泪水的样子,我不禁想起第一次参加篝火晚会的场景。

刚到新兵连那阵,为了让我们能有个适应期,除了正课时间外,其余时间大多是由班长带着各班的新兵做做体能小游戏,或是让新兵轮番“上台”展示才艺。大家对这种活动热情很高,争着展示自己。唯独我因为想家,对部队里的一切好像都有种莫名的抵触,更别说主动参加晚会了。尽管班长多次找我谈心,但依旧收效甚微。直到后来,班里接到上报国庆节篝火晚会节目的通知,我因和班长的一个约定,直接登上了新兵营的“大舞台”。

记得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班长召开了班务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篝火晚会的节目,可快到熄灯时也没商量出个所以来。无奈之下,班长放出“狠招”,对我们说:“谁要是给咱们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允许他连着一周点名后给家里打电话。”

那时,连里规定新兵只有在休息时间或是有特殊情况时,才能用班里的座机给家里打电话。班长的承诺让当时思家心切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我来!不就是一个节目嘛。”就在大伙还费尽心思想节目的时候,我站了起来。

“你会啥才艺?”班长和大伙儿都诧异地看着我。“跳舞!”